

人们都说隔行如隔山。其实,岂止是隔行,隔着肚皮就隔着一座山。

常常去古玩城,想找自己喜欢的东西,老板也殷勤地招待,可跟老板说来说去,你自以为已讲得很明白了,老板忙前忙后找出来的东西还真就不是你的菜。你扭脸要走,蓦然回首,却没料到,你想要的宝贝,就在眼前,灯火阑珊处!

今天想去寻几方印石,就进了一家常去的石店。老板忙不迭地拿出来十来方不错的寿山品种石,我却没看到心仪的。老板白忙活了,我也白绕舌头了,老板无奈,我无趣。不经意一瞥,看见柜子最里边立着一方巴林石长方章,幽幽的色晕,淡淡的清光,低调的韵致,内敛的气息,虽不抢镜却立马亮了我的眼。不

巴林石忆

方鸣

过,与其说是我格外喜欢,不如说是我分外熟悉。

上世纪八十年代,巴林石刚刚开采上市,玩了十几年寿山石和青田石的父亲,就痴迷上了这种新的印石。当时北京官园有专卖巴林石的胡氏三兄弟,他们是内蒙赤峰人。父亲三天两头带我去胡家买石头,看胡家大哥把从赤峰发来的矿料一块块切割打磨成美丽的巴林印石,有鸡血石、红花石、羊脂冻、芙蓉冻……成色天然,晶莹剔透。就是从那时起,我便与巴林石有了一种奇妙的

眼缘和情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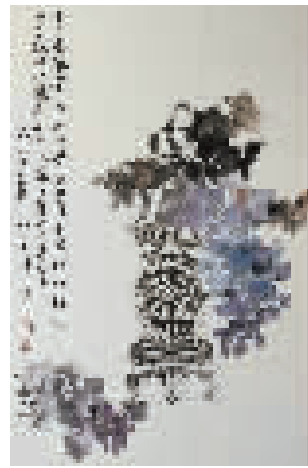
后来这些年,我收藏了不少的寿山石印章,与巴林石却渐行渐远,但巴林石仍然是我印石收藏之路上的第一道风景,甚至是第一个情结。在一堆印石中,我往往一眼就能瞄上其中可能是最不起眼的那一枚巴林石,而且屡试不爽。

尽管,我自知尚未熟识石性,我的目力也难以深透石髓,然而,我的记忆深处有对巴林石的最早的影像,我的大脑皮层有对巴林石的特殊的认知。

所以,收藏的人,寻宝的人,明明是在寻找未知,寻找奇遇,其实许多时候都是在寻找过往,寻找回忆。与财富无关,与梦想无关,只与自己的经历有关,与自己的孤心有关。你的人生越丰富,你的记忆越久远,你的收藏也就越可观,因为你是收藏你自己。

就像我年少时抄录在日记簿上的半首宋词——陈与义的《临江仙》,这便是我的无价收藏: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你做收藏,别人怎么可能懂得你。真正懂你的人,只有你自己。虽然有时候,你自己也不是很懂你自己,你自己与你自己,也总是隔着一座山。——此身虽在堪惊。



本是依云高树花,紫英垂挂若帘纱。何堪移入古瓶内,枉洒香风醉晚霞。——题《紫藤》

王洪增先生为这个拓出来的古瓶补画花卉,没有选择常见的盆栽植物,却选择了一种藤科植物:紫藤。这就给画面制造出一种“欹斜”之态。写文章有句老话:“文似看山不喜平”,作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你看这幅《紫藤》,枝条从瓶口一冒出来,立即掉头向下垂挂,占据了画面右方的大面积空间,重心似乎偏向了一边儿,为了平衡画面,画家特意在左下角,补上一株散落的紫藤。这样,就使得整个画面,上下左右都有了照应,位居画面中心的那个古瓶,也似乎也站得更稳当了。

画家在画面构图上已经打破了平衡,那我的题诗自然也不能平铺直叙了。可是怎么才能把诗歌也写出“欹斜”之态呢?我细读画面,顿时想到紫藤的“移位”,并由此生发出一番感慨:“本是依云高树花,紫英垂挂若帘纱。”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紫藤花,都是高挂在藤架之上,枝条缠绕,绿叶扶苏,淡紫色的花蕊一簇簇一团团垂悬在空中,淡淡的香气飘拂在空气里,人们穿行其间,好不惬意。然而,眼前这株紫藤,却人为地“移位”,从大自然的天然环境,移植到这个看似高贵典雅的古瓶中。它的内心又当如何呢?“何堪移入古瓶内,枉洒香风醉晚霞。”我在此处,貌似充当了“紫藤”的代言人,设身处地地体味着从大自然环境中,被“移位”于大雅之堂的民间凡花的内心情绪,它是感到幸运还是感到悲哀?是自慰于身价的提高还是自叹于青春的荒废?本来,我可以把自己的美丽和馨香,播散于天地之间,让所有从身边经过的人都能获得由我生发的一丝美感,然而,如今我被局限在一个小小花瓶里,只能供寥寥可数的几个雅士把玩,我的香风我的姿容我的魅力,也常常无人欣赏,只能是“枉洒香风醉晚霞”了……

由物及人,这类看似“荣耀”“炫目”的移位,又令多少人间的美丽,最终也只是“枉洒香风”呢?

古意新声

紫藤

侯军文
李瑾拓
王洪增
绘

在树林中,树会奋力向上探出头,它要跟同伴争阳光;它也会将根尽量往深处扎,往广处伸,它需要与同伴以及其他植物争水分和养分。

树长成了一棵大树,可以造屋盖房了,人们夸赞它是栋梁,但树不知道。因为空间的影响,因为时间的造化,因为机遇的青睐,树也可

树一直在长

赵宽宏

能长成风景,悦人眼目,引人赞叹,但是树也不知道。

树一直在长,至于不是长成了栋梁,它从没考虑过,是不是成为风景,那是望风景的人的事情。它不知道自己会长成什么模样,哪怕最后长成废材,只能用来生火,它也乐意。

它的心思只有一个:只要活着,就一直成长。

儿时,觉得漆黑是一种毫无道理的恐惧,一到晚上便把大门关得严严实实,绝不愿外出。

现在,觉得漆黑是一种

漆黑之美

徐徐

纯粹的美,能让人远离喧嚣和烦躁安静下来,倾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坐在漆黑里可以养神、养眼、养身、养心。

唐玄宗时,郭子仪和李光弼曾同是朔方节度使安思顺的属下部将,两个人素有矛盾,平时互不讲话。后来安禄山叛乱,郭子仪升任朔方节度使,统兵抵御,李光弼就成了郭子仪的部将。

李光弼唯恐郭子仪报复,硬着头皮向郭子仪告饶:“今后不管怎么处置我,我绝无怨言,只希望高抬贵手放过我妻儿。”郭子仪却说:“光弼谬矣,当此家国危难,生灵涂炭,正需要你这样的优秀将领,有你在我才更有平叛

格局

戴冠伟

之信心,此时怎能计较个人恩怨?”郭子仪的真诚让李光弼大为感动,自此将帅同心,在平叛中大显身手。

郭子仪高风亮节,襟怀坦荡,达到“谋大事者,首重格局”的境界。现代生活中,拥有大格局的人总能从纷繁杂冗的琐事中发现生机。人可以没有智慧,却不可没有格局。格局越小越以拆台为乐,拉别人下马的同时也把自己推向绝路。格局越大的人越懂得互利互惠,在守望相助中实现共赢。

“散装身体”是当代年轻人自我调侃的说法,用以描述自己身体某些部位的健康问题,比如“我今年20岁,我的肩膀40岁,我的膝盖50岁,我的颈椎60岁,我的腰快90岁了”。通过这

网络新词语

散装身体

赵超

些夸张的说法表达自己虽然实际年龄小,但已存在肩膀酸痛、膝盖疼痛、体力下降等问题。“散装身体”这一流行语在调侃的背后蕴含着年轻人对自身健康问题的担忧。

连载

一道街的小院儿

第一季 胡同人家 下部

王传林

二、懂事的孩子
听到潘老太太这几句问话,齐秀萍摇摇头:“我成天在家带孩子、做饭、缝缝补补的,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潘老太太仍不大相信,又往前凑了一步:“那胡爷老两口也没说过什么?”

齐秀萍没有说话。潘老太太大声责备着:“瞧这房东当的,都什么时候了,还跟人家藏着掖着的!”

“到底怎么回事儿呀?”潘老太太把声音压低道:“那白毛鬼一到夜里就出来,一蹦一蹦的,白光闪闪。听说已经吓死了好几个人呢!”

齐秀萍不信:“都谁看见了?”

潘老太太犹豫了一下:“……反正人家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现在天津卫的犄角旮旯儿都不安生,咱也不得不防不是!”

“还能防?”

“能防,能防。”潘老太太连连肯定。正说着,3号院里传来一声恐怖的嘶叫声——是那个疯女人。可能她又受到了什么刺激。

恐怖的叫声让人毛骨悚然,特别是听到闹鬼传言之后。

潘老太太不由得悲伤起来:“你说,我们院里那几家可过的什么日子啊!白天有疯子又唱又闹,到了晚上,还得防着闹鬼……”

又一声恐怖的嘶叫传来,潘老太太紧张了起来,道:“我得赶紧回去看看。”

齐秀萍心事重重地经过3号院门口儿,来到自家的院门口。

齐秀萍终于迈进家门,眼前场面让她一阵心酸:柏品媛坐在床上,扶抱着妹妹妞妞,儿子柏品正拿着一把小勺儿给妹妹喂水。

几个孩子看见母亲回来了,都如释重负地叫着:“妈妈!妈妈!”

齐秀萍盯着妞妞通红的小脸儿,问她的哥哥和姐姐:“你们在干吗呢?”

柏品正哽咽着小声说:“您看妞妞……”

齐秀萍连忙把篮子放到地上,把手先在炉火上烤了烤,然后走到床前,摸了摸妞妞的脑门儿,又握了握妞妞的小手儿,再看了看孩子的手心儿。

“哎,妞妞怕是病了。”

柏品正有些紧张:“病了……那怎么办啊?”

齐秀萍顿觉眼眶发热:“也许不要紧。你们给她喂水是对的。”

柏品媛叹了口气:“我以为她是饿坏了呢。”

齐秀萍把妞妞抱到怀里,含着泪道:“是啊,也跟饿有点儿关系。你俩也饿坏了不是?”

柏品正懂事儿地答道:“我还能挺!”柏品媛听哥哥这么说,也赶紧表示:“我也能挺。”

孩子的话让齐秀萍很感动,也让她很快镇静下来。她强压住内心的酸楚,对柏品正说:“小儿,你帮妈一个忙——”

杨十三旧居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芦苇,这种在《诗经》里被赞美了近三千年的水生植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展现出了它的另一种蜕变之美:纸张。而实现这个转变的,正是留美归国的造纸专家杨彦伦。

1889年,杨十三(当地人对杨彦伦的称呼)出生于河北迁安,15岁时进入直隶高等工业学堂附属实习工场做学徒,之后在私立南开学校、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读书。1920年,赴美半工半读,专攻造纸专业,三年后,杨十三取得博士学位,归国致力于造纸工业改革。他首创芦苇制浆造纸技术,并向全国推广。

河北工业大学党委宣传部原部长屈振光介绍:“1929年,他(杨十三)受当时河北省立工业学院院长魏元光的邀请,到学校来任教,作为一个教员,同时他还兼任斋务课的主任。”

在河北省立工业学院应用化学系任教的杨十三,此时举家迁入天津英租界伦敦里的一处楼房里,也就是现在的成都道鹏程里4号。这是天津租界时期典型的里弄式公

寓住宅,于1930年建成,两层楼带半地下室结构,外立面为清水砖,狭窄又安静的里巷让这里成为一处绝佳的隐蔽地点。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的侵华行径激起了中国民众保家卫国的热潮,已经兼任河北工学院斋务课主任的杨十三积极倡导学生的身体素质训练,每天清晨与学生一起习练国术。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各大高校纷纷南迁,已年近五旬的杨十三却弃笔从戎,参加抗战,他在天津的家成为地下党和八路军的联络点。

1938年,河北省委决定在冀东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工农武装抗日大暴动,怀有“誓当以死报国”志向的杨十三不仅捐出了全部家产,还动员亲朋好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筹办武器,支持冀东抗日游击队。

举全家之力抗战的杨十三,1938年7月,带领家人与河北省工学院学生组成的“工字团”奔赴前线,投入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随后,在党组织的指导下,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教育频道

王言玲 撰文



解说词

与爱国人士洪麟阁等人一起组织起义,出任抗联三路军政治部主任,穿上了军装,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1939年经过一路跋涉,杨十三来到八路军总部太行山黎城,受到朱德、彭德怀的接见,当年6月27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尊称杨十三为抗日领袖。遗憾的是,他的军工规划还没来得及实现,1939年7月21日,杨十三就在部队转移途中,牺牲在担架上,终年50岁。

红色记忆系列特稿